

梁洪才相声作品选

侯宝林



梁洪才相声作品选

梁洪才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1·哈尔滨

责任编辑：田仲三

书名题签：侯宝林

封面设计：路 全

梁 洪 才 相 声 作 品 选

梁 洪 才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佳木斯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32开本 7.5印张 插页3 字数200,000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印数1—2,500

ISBN7—5317—0492—7/I·493 定价：4.10元

我喜欢他的相声

——代 序

今年是梁洪才同志从事业余相声艺术三十周年，他奋发努力，将所创作的部分相声汇编成集，并要我为集子作序，我欣然同意了。

还是在七十年代，我任佳木斯市委书记时，就常常观赏梁洪才和他的搭档侯笑才表演的相声。其实，我听相声不大容易笑起来，可是这“二才”的相声，常使我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梁洪才是省内较有名气的老业余相声演员。自1969年毕业于哈师大中文系后，便分配到林区从事工会工作，这为他从事相声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创作源泉与表演基地。他的表演，认真不失潇洒，幽默不失正派。他的创作，充满了生活气息，洋溢着松脂的芳香，特别是反映林区题材的相声，如《松岭苗壮》、《林海劲松》、《我爱林区美》等，深为佳木斯市和林区职工群众所喜爱，并多次在省、市比赛中获奖。1975年，他得到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指教后，在相声艺术上有了新的升华。

说来也巧，我于1987年从齐齐哈尔调到省森工总局党委工作，这使我又有机会欣赏他的相声，所不同的是，梁洪才已步入林区工会的领导岗位，但是他的相声表演水平非但不

咸当年，而且日臻成熟，可见他对相声艺术爱好之甚，兴趣之浓，感情之深。

我觉得，这本相声集的诞生，是件很有意义和值得庆幸的事情，她既是梁洪才三十年来付出心血的结晶，也是他向佳木斯市和林区群众奉献的一件礼品。集子中的每段相声，都取材于火热的生活实践，可谓褒贬清晰，爱憎分明。热情的褒扬，如鲜艳的旗子，催人效仿向上；善意的讽刺，如带刺的玫瑰，促人鉴戒警醒；无情的鞭笞，如锋利的匕首，令人痛快解气。

当前，我省林区广大职工群众正在动员起来，投入治危兴林的宏大工程中来，这是一项功在当代荫及子孙的豪迈事业。我们现在是一手抓治危兴林，一手抓“四文明”大赛。我觉得，越是在艰巨的斗争中，越是要有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以鼓舞人们昂扬向上。这本集子的出版，无论对林区职工群众，还是对广大相声爱好者来说，都是个有益的贡献，特别是给林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一朵芬芳四溢的鲜花。正因此，我衷心祝贺这本集子的诞生，并祝愿梁洪才同志继续勤奋耕耘，不断探索，为林区职工和广大群众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余红述

一九九〇年十月于哈尔滨

（作者系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党委书记）

为民求乐 乐在其中

——访作者

他，一会儿在主席台上作报告；一会儿又在舞台上说相声；一会儿在电视屏幕上表演小品；一会儿又在林业工人中闲聊……

他是谁？他就是黑龙江省合江林区工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会员梁洪才。

梁洪才这个名字，对合江林区和佳市观众来说并不陌生，他从事业余相声艺术已三十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六年前，我曾对他进行过专题采访，当时他已步入林区工会的领导岗位，对此，有些人曾不解，本来是个很有艺术才能的相声演员嘛，怎么当上领导啦？其实，这并不奇怪，我与他曾是校友，他自学校读书时就一直当“干部”，什么少先队大队长、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可谓地道的“干部”出身，可是在此同时，他又恰恰与相声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两种势力一直在争夺他：学校、单位希望培养他成为一名有前途的领导人才，而社会文艺领域却要他做一名有造就的相声演员。

这两者看起来是矛盾的，而梁洪才却用自己的奋斗与才能把它统一于一体了，他曾有过从艺的欲望，也曾有几个不

错的文艺团体要他，但大学毕业后，他却一头扎到莽莽林海的怀抱，从此，他与林区结下了深深的恋情。他说：“我爱林区的浩瀚、浓郁和芳香，我爱林区工人的朴实、憨厚和热情，这里有我的用武之地。”林区二十载，他走遍了三江平原的山山水水，用相声艺术给林区职工带来了欢笑，用扎实的工作赢得了职工群众的信赖。为了给一线工人带去艺术和欢乐，他曾牺牲了多少节假日，又曾多少次因连续演出疲劳过度而休克，但却从来未停止过为职工演出，有时甚至在台上昏厥……

他演出的脚本多是自己创作，他讲话也从不让部下写稿，林区二十年，创作了五十余篇相声，不少作品在国家、省级报刊上发表并获奖。他的相声多次在省电台、电视台播放，致于他那精炼、实在而又幽默的即席讲话更受林区职工的欢迎。

梁洪才从不因自己是“业余”而对艺术轻率，他对那些哗众取宠、“噱头”之类的低俗表演从来是嗤之以鼻的，他最尊崇的便是相声大师侯宝林，他认为，只有侯大师的表演才是中国相声艺术的正统之所在，至于侯老为人的正直磊落以及对党的耿耿忠心，更是他敬佩的楷模。

一边是繁忙的工作，一边要进行紧张的演出，这实在是个矛盾，但梁洪才科学而恰当地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用他的话说：本职工作是菜肴，而业余爱好是作料，二者有机交融，使事业更兴旺，生活更美好。当然，对于他事业的进取和爱好的发展，也难免有人说三道四，他的回答是：“让别人去说吧，走自己的路！”他坚信，他所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所追求的爱好的有益的，正因此，他得到了单位领导和

职工群众的理解与支持，这是他最大的欣慰。

熟悉梁洪才的人，都知道他有个晕车的毛病，在赴林区演出时，经常“晕死”在车里，不省人事，伙伴只好把他背下车，然后针灸、捏人中，只要醒过来，他立即登台为职工演出。他自知这一弱点太不适应工作的要求和爱好的发展，便决心锻炼身体，向“晕车症”宣战。他自幼认师学过武术，60年代还荣获过佳市武术比赛一等奖哩！他决计以武术为锻炼项目，自70年代起，不分春夏秋冬，都坚持晨练半小时，用他的话说：既锻炼了身体，又磨练了意志，还灵活了身段。怪不得他在表演中形体优美，运用自如，有些高难动作（如踢腿、箭弹）也表演得惟妙惟肖，堪称一绝，他十几年如一日坚持晨练，如今他的“晕车症”已彻底根除了。

他对待本职工作是相当严肃认真的，不了解他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处级干部，会在舞台上做出那样滑稽、精湛的表演。有人曾好意相劝：“都当领导干部了，还登台说相声，岂不掉价吗？”他却一本正经地说：“掉什么‘价’？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我在舞台上就要认认真真演戏，当个好演员；在生活中就要朴朴实实作人，当个好公仆，目的是一个：服务。”

在改革的浪潮中，多少人都凭个人之长搂实惠去了，论梁洪才的表演技能可谓说、学、逗、唱的全能演员，若加入“走穴”行列，搂大钱易如反掌，但他愣是不去，他说：“凭能耐赚钱，不是坏事，但人不能光为钱活着，我热爱我的本职工作，实在舍不得离弃……”近年来，他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模范工作者。

最近，我听说他要出本相声集，为此我又一次采访了他。

45岁的梁洪才，还是那么热情、幽默、朴实，他身着90年代的毛呢外衣，60年代的的确良衬衣，70年代的涤纶裤子，80年代的平头皮鞋，真有点不伦不类，可他却说：“我的仪表体现了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当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过早地拔顶时，他乐观地回答：“人总是要拔顶的，早拔晚不拔嘛！”到底是相声演员，说话总是那么诙谐有趣。

我问他：“你已经是林区工会的领导了，今后还说相声吗？”他笑着说：“哪个文件规定工会领导不能说相声呢？问题在于我的精力和能力是否允许。侯宝林老师曾给我与笑才一幅亲笔题词：‘为民求乐，乐在其中’。我十分欣赏这一富有哲理的题词，并愿以此为人生信条。”

谈到这里，我继而又问：“听说你还是佳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相声研究会会长？”这时，只见他皱起眉头，忧心忡忡地说：“提起这茬儿我就感到内疚，佳市相声人才后继乏人，我们这些老业余演员是有责任的，我正在考虑机遇，为佳市和林区相声艺术的繁荣做点贡献，这次我出的相声集，便是一种表示。”

和梁洪才在一起攀谈，总觉得他有一股挺拔向上的劲头，仿佛象一团火，让人感到他精力的旺盛，又好似一块铁，使人感到他信念的坚毅。这使我想起他的搭档侯笑才说的一句话：“梁洪才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搞文艺比赛不拿第一是不行的，他要想干一件事情，非干成不可！”

“有志者，事竟成”，我们祝愿他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走下去，用自己的勤奋工作和艺术才华为林区和佳市人民创造更多的欢乐！

佳木斯日报 记者 孙建业

目 录

我喜欢他的相声

——代序……………余弘达 (1)

为民求乐 乐在其中

——访作者……………孙建业 (1)

对口相声

松岭苗壮…………… (1)

林海劲松…………… (10)

“树”学论文…………… (20)

“老管头”…………… (28)

我爱林区美…………… (38)

皇帝梦…………… (44)

纵情歌唱…………… (51)

嫉妒人…………… (58)

郝医生…………… (69)

如此歌迷…………… (80)

舞迷历险记…………… (87)

二哥坐汽车…………… (95)

家庭会议…………… (102)

“敢死队长”…………… (110)

相声小段

江青的爱好…………… (117)

“白卷先生”讲演·····	(122)
学唱秧歌剧·····	(125)
好·····	(129)
我只爱你一个人·····	(134)
划拳·····	(137)
电影对联·····	(142)
何去何从·····	(147)
计划生育好·····	(151)
作报告·····	(156)
如此编词·····	(160)
龙年说龙·····	(163)
“烟迷”旅行记·····	(166)
安全生产要牢记·····	(171)
歌唱祖国·····	(177)
麻将迷·····	(182)
夸哥哥·····	(185)
说一不二·····	(189)

短剧、小品

杨白劳告状·····	(193)
取经路上·····	(199)
求师纪行·····	(202)
重访相声大师侯宝林·····	(221)
侯老仍在战斗·····	(224)
后记·····	(226)

松 岭 苗 壮

甲：干什么工作都离不开实践。

乙：对。

甲：我对这一点就有深刻体会。

乙：哎，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甲：这个（操纵油锯动作），“嘟嘟嘟嘟……”知道了吧？

乙：噢，你是汽车司机？

甲：不对。这个，“嘟嘟嘟嘟……”

乙：您是采矿工人？

甲：不对。这个，“嘟嘟嘟嘟……”

乙：噢，我知道了！您是一名机枪射手？

甲：哎——

乙：对啦？

甲：不对！

乙：咳！不对，你“哎”什么哪？

甲：跟您说吧，我是林区的油锯手。

乙：噢，光荣的伐木工人。

甲：对啦。

乙：哎，你是什么时候到林区的？

甲：前年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我就毅然来到林区，立志做个有知识的林业工人。

乙：好，有出息！

甲：三年来，在火热的生产实践中，我有了很大的收获。

哎，您就看我这“个头”吧！

乙：比以前高啦。

甲：我这肤色？

乙：比以前黑啦。

甲：我这胳膊？

乙：比以前粗啦。

甲：我这脑装？

乙：比以前……大啦！

甲：大啦？馒头啊？

乙：有你这么问的吗？这脑袋能有变化吗？

甲：当然有变化了。

乙：什么变化？

甲：以前我的头脑简单，考虑问题片面，通过实践，我变得成熟了，稳重了，头脑更清醒了，更好使了，更敏感了，这不是变化吗？

乙：看来您收获是不小。

甲：这要感谢我们队长的帮助啊。

乙：哎，你们队长是谁呀？

甲：我们队长是林业战线上的标兵，她攻读马列的书，孜孜不倦；学习生产业务，刻苦钻研；帮助同志，耐心诚恳；投身改革，一马当先……

乙：那到底是谁呀？

甲：我们队长，大眼睛，明又亮，黑黑的头发红脸膛，高高的个儿真健壮……

乙：是个魁梧大汉？

甲：人都称她“铁姑娘”！

乙：啊？是个姑娘？

甲：她就是二十三岁的女共产党员冬青同志，是我们铁姑娘采伐队的队长。

乙：你等等吧，你这小子怎么分到铁姑娘采伐队去啦？

甲：这……是啊！

乙：什么叫“是啊”？

甲：开始我也纳闷儿，分配后我就找老场长去了。

乙：应该问问。

甲：我说：“场长，您是不是搞错啦？我是个小子，您怎么把我给分配到铁姑娘采伐队去啦？”

乙：场长怎么说？

甲：场长说：“小林，不是让你参加她们采伐队，是让你这个林业新兵，先看看这些姑娘在林区的进步和成长。”

乙：对，应该虚心向人家学习。

甲：让我向姑娘们学习？要学她们织个毛衣、钩个门帘儿还行，这上山伐大木，她们能行吗？

乙：那你就亲身体验一下。

甲：我带着一种好奇的心理，找到冬青同志，她正在队部门前磨大斧子呢！

乙：这是在做采伐前的准备。

甲：我走上前去说：“队长，我是新兵，前来报到，请分配任务！”

乙：冬青怎么说？

甲：她热情地和我拉手：“欢迎你呀！新战友，叫什么名字？”我说：“叫二愣子！”

乙：二愣子？

甲：这是我小名。大名叫林志高，冬青说：“小林，先来熟悉熟悉这把大斧子吧，这就是我们的战斗武器。”

乙：噢，发给你一把斧子？

甲：我说：“我不要这个！”

乙：怎么？

甲：我们家有好几把呢！

乙：咳！这斧子是伐大树用的。

甲：那干嘛不发给我油锯呢？

乙：可能因为你是新来的，怕你不会用。

甲：冬青严肃地说：“小林，你可不要小看这把斧子啊，这还是我师傅传给我的呢。”

乙：冬青的师傅是谁呀？

甲：我们老场长啊！冬青说：“这把斧子跟随老场长三十多年了。抗日战争时期，老场长用它砍过大树，为八路军架桥；解决战争时期，用它砍死过国民党反动派；抗美援朝，用它砍过树杆，为志愿军做担架；如今，老场长又用它开发新林区，为建设社会主义再立新功！”

乙：这真是革命的传家宝啊！

甲：“现在这把斧子传给我们，可要珍惜它呀！”

乙：这是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

甲：我当时很激动，接过大斧子说：“我一定要发扬革命传统，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林业工人。今后，我有什么缺点，您就批评我，帮助我，教育我、砍掉我……”

乙：啊？砍你？

甲：砍掉我的错误思想啊！

乙：噢，这对。

甲：冬青说：“咱们在实践中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今后，你就叫我冬青大姐吧！”

乙：真谦虚！

甲：我说：“好！队长……不！冬青……！大姐……不……”

乙：你到底叫什么哪？

甲：我太激动啦！第二天一早，我就跟铁姑娘采伐队上山伐木去了。

乙：你还真积极呀！

甲：可偏不巧，正赶上大冷天，足有零下四十度。你再看那山，又高又陡又滑，积雪可真深哪！

乙：有一尺深？

甲：深！

乙：一尺半？

甲：深！

乙：二尺？

甲：深！

乙：到底多深哪？

甲：都没我脑袋啦。

乙：啊！有那么深的雪吗？

甲：我不是掉到雪坑里了吗？

乙：咳！

甲：这时冬青大姐赶来，把我拉了上来，打掉我身上的雪，问我摔坏了没有？我说：“没有……就是……有点……气……短！”

乙：都累得喘不上气啦？

甲：我缺乏锻炼哪！冬青大姐一手挽着我，一手接过我的大斧子，她身后还背着油锯，当时我可真有点不好意思啦：“冬青大姐，您……比小子有劲啊！”

乙：咳！人家那是帮助你哪！

甲：在冬青同志的鼓舞下，我一鼓作气登上了伐木区！

乙：总算上去啦！

甲：这时，只见冬青同志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发出战斗号令：“同志们！为了给四化建设多作贡献，我们要以大庆人为榜样，战胜严寒和积雪，坚决完成采伐任务！两人一组，注意安全，开伐！”

乙：你呢？

甲：我……怎么办呢？（大声）“我和谁一组？”

乙：你嚷什么哪？

甲：我着急了。冬青笑着向我走来：“小林，别急，咱俩一组！”她把油锯架在一棵大红松下边，只听（大声地）“嘟嘟嘟嘟……”

乙：怎么回事？

甲：冬青同志开锯了！你看冬青同志，手握油锯，脚踏积雪，锯沫在飞溅，油锯在轰鸣，这时，冬青又调转锯口，在树的另一侧开锯了，我可急了。

乙：你急什么？

甲：我说：“冬青大姐，错了！人家都按顺山倒方向伐，你怎么按迎山倒方向伐呀？这多费劲啊！”

乙：冬青怎么说？

甲：她向顺山方向指了指，（向乙）“你来看，（乙看）看见没有？”